

R 人生感悟  
renshengganwu

## 岁月的恩遇

□马 德

妻总说我上了“贼”船。

其实,哪里是什么“贼”船,就是说我一天的到晚跟一帮老头混在一起。混在一起有什么不好呢?用她的话说,他们老了,你跟着也老得快。

其实,有点夸张,我们不过是正值壮年的老头。我跟他们最开始在一起时,都还年轻。我三十多岁,他们四十挂零。我们一起打球,一起喝茶,一起吹牛,一起出游,一起在烧烤摊上撸串拼酒,喝到出溜到桌子底下。我们曾青春年少,也曾慷慨激昂。这是一帮好玩的人,是一帮有点“低级趣味”也能脱离“低级趣味”的人。

但光阴是贼啊,这些年,它偷走了我们的青春。一朋友心脏病突发,差点要了命,

再也不是那个操场跑二十圈,哗哗地用凉水冲澡的人了。另一个朋友,在石家庄上大学时,据说是足球队里前锋,英俊潇洒,球也踢得好,惹得一帮女生隔着老远哇哇喊他。现在头发稀疏,喜欢背着手走路,言必谈“这几天,我总觉得身体某个地方不得劲”。虽然一帮人都老了,但还是喜欢待在一起,这么多年,待出了习惯,也待出了瘾。用程不二的一句话概括,说不出哪儿好来,就是彼此处着舒服。

我们曾构想未来一起抱团养老。老了之后,租一处大院子,有人专门负责做饭,有人专门负责打理卫生,会按摩的为大家按摩,会理发的为大家理发,上午下棋,下午打球,晚上看完《新闻联播》就睡觉,

早睡早起,洒扫庭除。程不二还提出他的伟大构想,再发展几个小年轻加入我们的团队,形成年龄梯队,前面的一拨很老了,中间的一拨刚老,后面的一拨还年轻,彼此接续照顾,搭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架构。然而,此后虽也曾有意邀约几个年轻人加入,但终究还是玩不到一起。

看来,谁跟谁最终玩在一起,真是一种命运。

有几个老哥们儿的好处是,较深的生活阅历,让彼此都能懂对方。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呼朋唤友,也明白什么时候该互不相扰,清楚人在困难时能搭一把手,哪怕仅仅是站在他身边,有多么重要。有一次,一个哥们儿病了,我们常去看他,在他的病床边,像平常一

样浑说一会儿,他就精神状态好很多。用他的话说就是,只要你们来,就是一句话不说,我也浑身有劲。

我们这帮人,能努力跟上时代,也竭力落后于这个时代。程不二的女儿研究生毕业,要找工作了,他嫌女儿的PPT做得不够好,居然亲自做了一版。效果如何呢?据说,女儿的同学看完后,特别艳羡能有这么一个有能耐的老爸。这家伙还研究量子力学,言必称“量子纠缠”以及“贝尔不等式”,然后用这些高深的理论,给我们解释生活中诸多难以解释的事情。他说,他学习这一切,只是为了将来让外孙崇拜他这个姥爷——哈哈,多么有雄心的程不二。

还有位老哥,手里总握着

个“老头机”,说智能手机那玩意太误人。前两年还坚持手写信,虽然经常有邮票没信封有信封没邮票,但一条道走到黑,谁说也不听。实在没得人可写,就自己给自己写一封信。他努力落后于这个时代,留恋着过往的美好。那些早被人遗弃的老物件,他都一件不落地藏在家里,孩子们要扔,就跟要了他的命似的。

人活到一定的岁数,还能有这样一帮老伙计相陪相伴,真是一种福分。穷也好,富也罢,有这么几个要好的人,出门有地方去,心头话有处说,这日子也便过得平实充实踏实。人到中年,静水流深,即便最终真的没做成什么,没收获什么,身边能有这么一帮相悦的人,就是岁月的恩遇。



## 书生报国

## ——老科技工作者李超显的故事

□李雪晴

整个工作场面紧张而有秩序,大家兴奋而专注。

李超显,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计算机人,见证了使命赋予的辉煌与荣光。

这次任务告一段落后,他当下要做的,就是奔赴新疆,带着他的妻子儿女,由新疆再次辗转迁徙至渭南工作居住。

这是1970年的夏天,他们一家人在新疆喀什“羊大满”住了还不到三年,出生在这里的二女儿李敏才三个多月。这次搬家,组织上安排得很是周到,一家人乘坐部队的车,辗转近半月,来到陕西渭南的基地。来之前,南疆建筑公司一位姓戴的老乡,家是郾城县程屯人,亲自给他家打了两个箱子,将家里的那些被褥衣服等简单家当全部装了进去。为表感谢,他坚持将在那里购置的自行车留给老乡。

这里是黄土高原的乡下,渭河水在城北缓缓东流。新家被安置在一所学校的院子里,因为是假期,整个校园十分安静,有小操场和篮球架,正好让孩子们在这里玩耍。十多年来,多次的全家迁徙让他略感疲惫,他真想让全家在

这里安安稳稳地多生活几年。

而此时,妻儿因他而数次搬家迁徙,行程早已在两万里之外。

没想到,正像李超显的空军职业一样——他是飞行军,所以他的一家便注定要“长途跋涉”。

李超显依旧没想到,这次迁徙依然不是远程的终结。才一年多以后,一场政治空难的到来,让他的家庭再次远徙。不过,这次远徙,却是迁回原点,也就是他们的故乡。

## “战略疏散”

“文革”时期,动荡的岁月。不光国内天灾人祸大事连连,在世界上更是美苏争霸,阴云密布。中国当时处于十分艰难的处境,不光西方世界对我国进行制裁和孤立,以苏联为首的苏东阵营更是对我国横加指责甚至磨刀霍霍。1969年“珍宝岛事件”后,苏联更是在长达上万公里的北方边境线上陈兵百万,甚至还曾一度叫嚣对我国进行“外科手术式”打击(即核武器毁灭)。

对此,我国迅速战略应

对。毛主席号召全国“备战备荒”,全国也迅速掀起“深挖洞、广积粮”的备战高潮。1970年初,林彪反党集团背着党中央、毛主席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“一号命令”,使全军处于紧急战备状态,各重要机关及科研院所紧急疏散,全军准备打仗。

按照上级要求,基地的随军家属回到家乡安置。由于长期在部队工作生活,对地方了解不够。既然上级让家属返乡,那么李超显的理解就是老家。其实,当时他的户口属于西安的非农业户口,但他将这户口迁出放到老家的郾城郑营乡派出所,自己立即返回单位,这样妻子儿女的户口就一下子成了“农业户口”。对此,他倒没太在意。家里的生活虽然受到不少影响,但好在他有工资,家里还有一定积蓄,生活还算过得去。

他想,现在是非常时期,也许再过一段时间,还得再次搬家,到时候再说吧。

1971年9月13日,在神州大地上发生一件大事,堪称为一场“政治空难”——中国二号人物、“接班人”的林彪乘坐

三叉戟北飞,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。一时间,全国军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。

由于当时的全国动乱不已,即便是部队也是运动连连。作为科研机关,也是“政治挂帅”“早请示晚汇报”地折腾不止,高级将帅们被批被揪已是自顾不暇,广大的科研人员更是无心研究,不少同行同事纷纷提出复原返乡。

1971年10月,得到复原报告批复的李超显脱下心爱的军装,只身返回家乡。

郾城县隶属菏泽地区,当时的地区革委会主任叫沈鸿毅,军人出身,他对复原返乡报到的李超显很是欢迎,张华山、田秀山等领导也很关心李超显的生活。当时国家的分配政策有三准许:其一是在国家绝密单位工作的,其二是大学毕业的,其三是属于烈士子弟的。而这三样,李超显全部拥有。

沈鸿毅对他说:“现在啥都不正常,你先在这里干吧。”

这句话,让他感觉到领导的真诚与朴实,他点点头。

第一站,他先去了广播局。

不久,他就被抽调到菏泽县小留镇搞“农业学大寨”,与菏泽县的县委副书记申玉仁等人一起,吃住在小高庄、吴庄和吴油坊一带。这样,一干就是七八个月。

其间,他接到通知:返回地委,有要事要谈。

原来,中央这时颁布下发24号文,对那些复原返乡的科研人员予以挽留。部队代表告诉李超显:部队的意思是希望你能再回北京。

他犹豫了。回到家里,他询问家人的意思。没想到,这次全家人几乎众口一词——搬家太频繁了,每次都太远了,太累了。大家都不愿再搬了。

这是1971年冬天。

他将自己不再返回的意思回复来人。这位北京来的同志姓牟,是国防科委政治部管人事的。他有些遗憾,沉默一阵后,问超显可有什么要求?

超显说:上次疏散,家属户口从非农业变成农业,能否再转回来?

他回答很干脆:没问题!就直接在菏泽办吧。⑫